

吐沫(通信)

後局大院江宅家人李得標

江紹原案：下面的並非真是我的家人寫的信。那實在是我自己的遊戲筆墨——去年五月底幾乎要餓死的時候（何等淒慘！）奮筆揮成（但這幾個字又何其豪壯也！）的草稿。本想用點細功夫把它修改成羣強報一派的文字，可惜終於沒做到。此刻索性一字不改的將它發表在這裏。文字之疙瘩，之散漫，之不經濟，之四不像，我全不管了。但是，我絲毫不以為這是什麼『爛污』的作品，反之，我想這是「平民化」「人化」的學術文之一格，高低兩等華人，都不妨拿起來看看。數月來我又搜集了一些關於睡的研究資料（見小品）。有了這點底子在，不愁將來我不能做成一篇睡：關於它的迷信，規模堪與髮鬚爪：關於它們的迷信相比擬的。

前聞幻洲上有人喝我的倒采：江某人下野以來，文

章無復生氣了。但願此信刊布後，我能挽回我幾分「文名」，庶幾乎捧我也肯不害臊的說道：江某人下野以來，文章愈加虎虎有生氣了。

語絲社諸位老爺聽稟，

宅主江紹原江老爺，稱讚我上次寫的信還過得去。他說，「老李，你索性再給我寫一回。可是你的真姓名跟李小峯李老板的，容易相混，我看你就迴避一下，改叫李得標吧。」我說，「噎。」

他這次叫我稟知諸位老爺：僭們中國人怎樣捧——怎樣賣氣力的捧——吐沫。可不是，捧人嘴裏的吐沫，南方人叫作口水的便是。他說諸位別看輕吐沫，那玩藝兒在世界上到處有人歡迎有人捧，捧的法兒也非常之多。不肯捧的人，看了儘管覺着好笑，可是在人家捧的同志們眼睛裏，吐沫簡直是一件無價之寶，能發生許許多多令人想不到的功效。野蠻國，西洋國同旁國的捧法，洋人有的是研究調查，寫在雜誌同書上面。嗒們中國人的捧法呢，總不能說也雇俄國人或者旁的洋人代嗒們考

查，而嚼們自己，倒坐在家裏等報告。老爺對於這件事，新近從書本兒上查了一下。他也未嘗不想把查出的情形，寫出來給衆人瞧，所怕的是有人笑他，老幹那「晶報嫡派子孫」的事兒，未免太缺德。我可代他寫了。諸位老爺們包涵點，別生氣罵我無聊；不瞞諸位說，宅裏的事儘夠忙的了，我真騰不出閒功夫來同諸位拌嘴；何況天下的事，從古到今，一直是老爺有理，小的沒理。

老爺囑咐我，千萬要把中國以外的人捧吐沫的情形，揀頂有趣頂要緊的，寫在前面——省得人家以爲捧吐沫是中國人的獨門兒——「國粹」。

印度北部的堂客，都自己下田摘棉花，那時他們要是看見有稻子快乾死了，就趕緊給吐上幾口吐沫。這稻子一得到吐沫的滋潤，不久必定緩過來，長的挺好挺快。這是他們的傳說，可靠不可靠，我同我們老爺都不能負責。謝脫蘭德海島 (Shetland) 打魚的人更傻：他們捉鱉魚捉到末了那一條，一定把魚的嘴給掰開，往裏

吐一口吐沫。這並不是想借那怪腥的魚嘴當痰盂用，這裏另有好處呢：一會兒就有一條一般大——也許更大——的鱉魚，不必人費手脚就投奔來了。（我可以代我們老爺說一句：這是哄人的話，不然麼，老爺雖然窮，仍舊可以聽醫生的話吃鱉魚肝油，只要吃完一瓶往裏一唾，他桌上就變出一瓶新的來了。）

吐沫還能保險，避邪。天下爲人父母的，誰不愛聽旁人家稱讚自己的兒女。可是在俄國地方，稱讚完了人家的小孩，務必贅這麼一句，「但願上帝保佑他」。不然的話，大人疑心那人是故意同小孩爲難，想折死他；這還得了，非認準那人的臉吐他一口，可就中了他的算計。馬基頓地方的人，相信夏天有一種蟲，能害人發瘡子；這種蟲到了人家裏被人看見，包挨每人唾三口。中印度的人以爲看見天上的星掉下來，是一樁不祥的事；可是只要唾三口，也就可以保平安。謝脫蘭德海島的人，另外還有一種迷信：他們說，病人講自己的症候，只憑講許就把病傳給聽的人；您如其想保險，頂好

「樹皮書」。希瑰克的意思是血，讓我也交代明白。」

外國人的吐沫迷信，我不必再往下寫啦；我該多留下一點地方好把僭們本國的說仔細點。老爺的話不錯：外國那些迷信，中國件件有；就是花樣不很同，而且僭們比旁國的人，好像迷的更厲害呢。

吐沫能避邪制鬼，在中國大概是極普通的迷信。杭州城裏，尼姑庵比無論那兒都多，可是杭州人也和旁省的人一樣，清早看見尼姑算「穢氣」。解救的法子，只有一條最簡便，就是睡。老鸛叫，在杭州也主凶；聽見的人，立刻朝着它睡多少口，還唸四句咒：——

老鴉叫四方，有禍別人當；

別人當不起，老鴉嘴裏生疔瘡。

這兩條是我們太太說的；憊小的時候，老媽子教憊這樣做過的。

鬼不怕睡。晉朝南陽地方的宗定伯，一天晚上遇見了一個不相識的人。姓宗的開口問，「你是誰呀」；他說，不瞞您說我是個新死鬼。姓宗的真有心眼兒，就和顏悅

色的打聽他，鬼怕什麼不怕。鬼說別的還不打緊，可是不喜睡。姓宗的聽了，就冷不防把鬼捉在他手裏，說時遲，那時快，鬼忽然變成了一隻羊。姓宗的生怕鬼再變化，就朝着它大唾，這樣果然把它制着了。第二天牽出去，還賣了一千錢。（見黃震日抄，本草綱目卷五十二引。）

吐沫能治病的說數，似乎更多。老爺吩咐我分作兩部分講：先講那些念咒給人治病的法師，他們的吐沫的功效有多大麼；然後講普通人的吐沫也能醫怎樣的病。

老爺說古時必定有一個時代，醫病差不多靠畫符念咒，或者旁種趕鬼求神的方法。那時候大概很少用藥，即使用也不過當作附屬品；而且所用的東西也很奇怪，同我們現在最常用的草藥大不相同。後來醫學發達了，纔慢慢把符咒和旁種趕鬼求神的舉動淘汰了。可是這一類的事，並沒有因此全消滅；社會上照舊有一般人崇門要這一套把戲，騙傻子的錢。醫學沒出世的時候，

人常用了去治病的東西，其中有一種就是我們正說着的吐沫，不過在那時代，吐沫同符咒怕是永遠聯在一塊兒的。到醫學出現之後，一方面法師們和人民仍舊照老法子用吐沫治病，一方面又有些作醫生的把相傳的吐沫法子，揀出多少來，改頭換面，給收到醫書裏去。法師們用吐沫治病，是因為他們以為人生病由於鬼怪搗亂，而吐沫呢，却能避邪趕鬼；醫生們比較高明點，知道病不一定是鬼怪鬧出來的；所以他們雖然采了些用吐沫的古方，却不說是要用吐沫避邪趕鬼。那麼，爲什麼還用吐沫呢？醫生們自然也有個回答。不過這個回答的本質，其實還是來自民間。讓我先報告事實再往下討論吧。

法師們用吐沫治病的事，老爺是從一種古書裏面看見的。並不是沒人知道的僻書——是唐朝鼎鼎大名孫思邈的千金翼方。這位「醫聖」在世的時候，那些念咒治病的法師，已經把他們相傳的法門寫了下來，不過都是零零碎碎的，至多也不過兩三章。孫思邈喜歡這一遭，就到處訪求，把法師們的秘訣，搜集了不少；後來

他又把這些零碎，編成『禁經』上下兩卷，一共分二十二條，放在千金翼方的末尾。『禁』是個總名，裏面包括念咒，可是還包括旁的。那些旁的，我們此刻用不着提。

禁經說的狠明白，一個人如其想受禁（就是受法），得先把他的身體，從上到下，從裏到外，都弄的乾乾淨淨。他傳了禁法之後，也得乾乾淨淨的，所做的法纔能有效驗。舉他的口來說吧：口在物質方面，不許進酒肉辣椒胡椒等物；在道德方面，不許撒村罵人，或者說毒話咒人。他給人治病時候，念的咒同唾的唾沫，自然都是從口出去的；口不潔淨，咒同唾就都不靈了，甚至於臨禁之前，他還得『嚼楊枝去口中穢氣』，然後又嚼鹽或者用鹽水漱口。說起來都怪惡心：禁師有時候得『燒牛糞，淋取汁』漱飲！

他們唸咒治病，不一定要唾；可是大多數方子，是又唸又唾的。有時還加上用氣：『若唾熱病，以冷氣吹之二七，然後禁之；若唾冷病，以熱氣呵之二七，然後

禁之。三唾之後行禁，禁後三唾乃放之。」唾是把吐沫吐在人身上有病的地方，有時候連鹽也吐在上面。所念的咒，種種不同，但是總不外乎說他的唾怎樣的可怕，并且命令鬼或者病快點逃命，或者說病被他一唾就可以消。讓我抄幾個咒在這裡給諸位老爺看。

『禁唾惡鬼』的咒是：—

『吾從狼毒山中來，飢食眞珠，渴飲武都，戎鹽一把，冷水一盃，口含五毒，常與唾居（？），但老君之唾，唾殺飛鳥，唾河則竭，唾木則折，唾左微右，唾口微裏，銅牙鐵齒，嚼鬼兩耳，速去千里，不得留止，急急如律令。』

上面的咒明明是制鬼，下面那個禁目痛的咒却不提到什麼鬼——

『日出東方，赤爲紫陽，兒子目痛，父母心傷。吾口一唾，明見四方，百藥千治，不如吾湯，若唾唾汝，汝眼毒消亡，急急如律令。』

下面另一個咒又不同：它提到神，好像是說已經睡

夠可怕的了，而况還能請神下來幫忙：—

『唾時行頭痛法。——南越太公還故鄉，壬申之唾自有方，神師所唾上白太一皇，天使者督察不祥，畏若山海，唾若雪霜，當吾者死，值吾者亡，魅精魍魎，自受其殃，急急如律令。』

還有一個治瘡的咒也很有趣，索性抄在這裡吧。

『吾朝晨行，女媧相逢，教我唾癰。從甲至乙，癰疽速出；從乙至丁，癰疽不生；從丁至癸，癰疽皆死。青癰赤癰白癰黑癰黃癰血疽肉疽，兄弟八（？）人，吾皆知汝姓名，徒忍割汝，汝須速去，急急如律令。』（這個咒是唾一遍割一遍念一遍的，好像共念七遍。）

用唾法醫的病，「禁經」寫明的，有以下幾種：

客忤，溫疫，頭痛，瘧疾，癰，腫，疔瘡，眼痛，未嫁女鬼「運鬼」爲患，各種惡瘡金瘡，「注」。可是咒裏面既然說唾是包醫百病的東西，我們看了，不能不猜想有過一個時代，法師無論治什麼病，怕都離不開吐吐

沫。

用吐沫治病的法子，藥學書同藥方書裏面也常見。這些法子，大半想必是從民人或者術士那裏取去的。不過是民人術士們自古相傳的吐沫方一定很多，寫書的老爺們只能揀些比較要緊，比較近情理，又比較合他們脾胃的記了下來，其餘的可就不管了。太太說杭州有這麼一個俗傳；人坐久了腳發麻，用自己的吐沫擦在眉毛上就可以解，左腳麻擦左眼的眉毛，右腳麻擦右邊。您記着這個俗傳，再看下面一個方子：一個人夢魘旁人可以用勁咬他的腳跟同大姆指指尖，同時一面唾他的臉，一面輕輕的叫他。這兩個說數，性質沒有大分別；可是治夢魘的方子書上有，治腳麻的方子老爺還沒在書上看見過。這許是老爺看書太少，但是總應該有些土方子，從前寫書的，壓根兒沒選。還有一層：醫書收土方子的時候，恐怕不但挑選過，而且把方子的原樣也多少給改變了。譬如說，把那些太不近情理的零碎去掉點；或者，把從前同吐沫合用的東西改爲（或者加上）一兩味藥；從

前必須法師們費大事一面念咒一面唾纔能有效驗的，如今改爲無論誰唾都成，而且也無須乎念咒。作書的老爺們，另外還要發揮一大篇議論，說明吐沫能嚇鬼雖然是瞎話，可是它的確有能去病的功能。這些土方子被老爺們一打扮，一捧場，身分立刻高了。可是心裏清楚的人總該不至于受欺；他們知道上等人捧出來的方子，不見得比上等人沒捧或者不捧的方子，一定更高明。古今的醫書上到底有多少吐沫方子，我們老爺沒細找。您只知道本草綱目載「口津唾」的主治如下：

「瘡腫疥癬皴皸，五更末語者，頻塗擦之。又明目退醫，消腫解毒，辟邪粉（？）水銀。」

李時珍另外又附了四個古方；治「代指腫痛」的，治「手足發疔」的，治「腋下狐氣」的，治「毒蛇螫傷」的。老爺說，我們把禁經同本草這兩部分比較可以看出好幾點，都很有意思。上面的那些症候，在法禁經裏面，不是差不多都由法師念咒唾治嗎？從前法師們，用唾治一切病痛；如今醫書只肯留下一部分用口水去醫，總算是比法

師們明白點了。可是諸位再仔細點一看，便知道醫生們承認吐沫能醫好的病，幾乎全是毒症；可見得他們的程度，同法師們相差實在不遠。他們必定是也承認吐沫是有毒的，因此以毒攻毒。

醫生們不但暗地裏假定了吐沫有毒，而且也明白的說吐沫是人身體裏最缺少不得的滋潤品。李時珍就說過，『唾津乃唾之精氣所化』。這句話不大好懂，幸虧他另外還寫了一段，可以算是解釋：『人舌下有四竅。兩竅通心氣（這「心氣」想必上面所說的「氣」），兩竅通腎液（這「腎液」一定是上面說過的「精」）。心氣流入舌下爲「神水」，腎液流入舌下爲「靈液」。道家謂之「金漿」「玉醴」……。人有病則心腎不交，腎水不上，故津液乾而真氣耗也。』照他看來，大約是人的心有一股氣兒，腎囊有股水兒（精）；心同腎不知怎麼「交」，于是乎心氣和腎液都變成了水，往上行，從四竅流到舌下；這四股新水的總名叫津液，但是也可以更仔細點，稱兩股爲神水，另外兩股爲靈液。李時珍還引了秦越人難

經，也頗重要：『腎主五液：入肝爲淚，入肺爲涕，入脾爲涎，入心爲汗，自入爲唾也。』我們老爺并不要假充醫學內行，可是他覺着這段書有點問題。五液裏面的淚同涕，倒還容易明白，淚是眼淚，涕大概是包括鼻涕，痰之類。涎同唾的分別在哪兒，可真難說。或者作書的人因爲既有心肝脾肺腎五臟所以就不得不立出五液纔配的過來；既要立五液，所以不得不分涎同唾；至于涎同唾的分別究竟在哪兒，他們也就不管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中國人硬把世界上一切東西，都列成五數：五行，五常，五色，五味，五氣，五路（財神），五這個五那個，旁的都五了，臟同液也就難逃此數。秦越人難經單看，已經有些地方說不通；倘答您再把它和李時珍的話一比，又發生困難之點。李老爺說心腎相交之後，心氣變成一種吐沫；難經却說腎（水）（？）入心爲汗。兩家的話不同，讓我們到底信誰呢？不過是，兩家在一點上是相同的，就是：他們都相信人嘴裏的吐沫和精水（腎液）是相聯的。這一點極其要緊，下面我們還要討

討到呢。

道士們怎麼捧吐沫，我稍等一會兒就報告。在報告之先，有一件小事我得稟知。諸位記不記得，唐人禁經裏的一個咒有什麼「戎鹽一把，冷水一盂」的話。我們從這上頭，可以看出念咒行睡的法師，是嚼鹽的，戎鹽，據本草綱目石部，有人說色紅，有人說色白。不論它到底是紅是白，既然法師用它，可見得他們以鹽也是一種辟邪的妙品。千金方裏面有一個「代指腫痛」的方子，也是以唾和白礮砂，搜麩作罈子，盛唾令滿，著礮末少許，以指浸之，一日即瘥。拿這個方子和那個咒一比，我們就能知道法師們靠了嚇鬼的是咒語，吐沫，和鹽三件東西，而醫士們教人用了治病的只剩下吐沫和鹽兩樣。假使更古的人不會先用鹽嚇鬼，後人也許想不到用鹽治病。現用醫生們用了治病的東西，其中有很多本是從前的人用了去嚇鬼的，不但鹽一種東西而已。

(未完)

生生之道序言

潘梓年

『王道不外乎人情』，『天地造端於夫婦』，我想，如果翻出了這兩句「聖諭」而熟讀百遍，我們那些「尋垂緒之茫茫」底希聖希賢者，就決不至于見了張競生先生「性史」一類底印本要「爰赫斯怒」曰，『這還了得！』了。

譯者嘗這樣想：老天真是「調皮」他要你替他做一件艱巨底工作時，偏有法兒使得你不但沒有難色而藉端推諉，並且還要爭先恐後，雖有絕大犧牲亦不暇顧惜，不少却步。生殖即其例也。你看，「傳種接代」是何等重要底一件事，所需要當事人的痛苦犧牲又是何等巨大！雌性在生殖中所受的痛苦是不必說了，動物的雄性往往有一交尾就死去的。他却有本事把牠藝術化到妙不可言，使當事者只計其樂不謀其苦。我們于此不能不佩服他的深明夫工廠管理的原理——要求效率大，先須把工作藝術化，不像現在那班蠶材底資本家，只苛求工人替他們做苦工，一點也不知道改善工廠的環境和工作的性質，

便工人們樂于從事，結果弄得羣起反抗，同盟罷工，封鎖工廠。老天要是也這般蠢法，他的生物早就一個個都絕種了，那里來這樣的花花世界！這個見解，我想凡是研究生物學底先生們都要對之頻頻首肯吧？

譯者所以樂於把這部「生生之道」介紹過來，就是因為牠能和上述這個見解互為發明，充分底發明；并且還以為這書的價值也就在此。如果所說為不錯，那麼，我敢奉勸希聖希賢的老夫子們，快快人手一編，好明白「如此這般」原來是天大底要事，切不可讓「後生小子」們「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并且把牠和論語孟子和在一處到至聖先師的牌位面前去和他們講解。我也敢奉勸那些天在喊「愛人哪，快來戀愛吧，我的全生命都是為你而存在的，你如果不愛我，我就沒有活着的必要了！」一類熱情話底青年們也快快人手一編，好明白「如此這般」原來是老天的一種猶計；我們原也可以將計就計樂得去藝術一下，但可不要太上了他的當，至像雄蜂那樣把全生命都交給了他。

大概醇酒婦人享樂派的文學家或者說藝術家，是要不高興這本書的，說：「我們為藝術而藝術，只知沒頭沒腦浸在藝術裏尋陶醉的樂趣，何物科學，這般煞風景，闖進我們的樂園來攪擾我們甜蜜美妙底夢境！」是的先生。不過我說，有一種藝術當前的時候，是張開了眼睛，參透了其中三昧，清清楚楚地去細細玩味的好呢，還是閉上眼悶着頭，莫明其妙地沉醉一番，糊塗之中已經了事的好？

這書原名「性之生理與衛生」，譯者因其內容比這書名廣博得好些，故易今名。是書因為太貪新發現底材料，間有未免冗長之處，如第八章末一節講脫落膜，所有學說，既然還只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又何必詳徵博引，徒亂人意。所以我以為這種地方讀者可以把牠略去。

末了，譯者要說幾句迹近客氣，實是實情底道歉話了——這些話也差不多譯本上都已有了的，我就不說了。

一六，一，六。於廣州。

無題之七

廢名

(原稿卷二第三章)

小林的歸來，正當春天。

蟪蛄不知春秋，春天對於他們或者沒有用處，除此以外誰不說春光好呢？然而要說出小林的史家莊的春天，卻實在是一件難事。幸而我還留下了他的一點點故事在前，——跟着時光退得遠了罷，草只是綠，花只是香，牠，從何處而聞得着見得着呢？不然，天地之間到底曾經有過牠，牠簡直不知在那里造化了此刻的史家莊！

何況人物裏添了細竹。比如她最愛破口一聲笑，笑完了本應該就了事，一個人的聲音算得什麼？在小林則有瀟灑於太空之概，遠遠的池岸一棵柳樹都與這一笑有關係。

他能像史家莊的放牛的孩子一樣連屋背後的草皮被人挖了一鋤也認得出嗎？自然是不能，史家莊還有許多好玩的地方他沒有到過，就是琴子與細竹兩人間有趣的生活，他喝的也不過是東海的一滴。但這無損於他的春

天的美滿，——反似乎更是美滿得古怪！

接着浮上我的心頭的，是史家莊的一個晚上，小林並不在場，在他自己家裏酣睡，——我們硬把這歸在他的夢境也無不可！琴子，細竹，以及其他的一切，真是已經不僅是存在這世界上的某個人或某個物了。

史家奶奶已經睡了，細竹跟着琴子在另一間房裏，她突然想到要去看鬼火。看鬼火是三月三的事，今天還是二月二十六，她說，「三月三有鬼火，今天我不信就沒有，去！」琴子答應她，她趕忙點燈籠。琴子問：

「你做什麼？」

「纔答應我去，又問我做什麼！」

「我問你這是做什麼？」指着燈籠對她笑。

「不要亮怎麼行呢？」

「你真是一個呆婆娘！看鬼火要亮？人家當你是一個鬼火哩！」

不要燈籠把奶奶的柺杖拄着走。

並不用走得遠，打開後園的門，下埧河岸上就是看鬼火的最好的地方，三月三少不了有許多人來看。河在面前是不成問題的，有牠而不看牠，看也看不見，一直

朝極東邊望，倘若有鬼火一定在那里，那里盡是野墳。

呆婆娘首先跨出門，首先看見今夜是這麼黑，——然而也就這樣在看不見之中拉回頭了。

最使得她耐不住的，是話要到房裏纔能破口說。燈光又照見了他們的面孔，同時她也頓足一聲：

「琴姐，你說我淘氣，你倒真有點淘氣！出去了爲什麼又轉來呢？」

「那麼漆黑的，你看怎麼走得下去！」

鬼火沒有看，拐杖倒丟在園裏。是琴子拿着，關門的時候隨手放下了。

「不要生氣，我們再去。」琴子笑。

「去——去屙尿睡覺！」

「真的，拐杖我忘記帶進來，再一路去拿。」

琴子端了洋燈，走，細竹跟在後面。

出房小小的天井，燈光慢慢移動，細竹不覺很清新，看那洞黑裏白白的牆漸漸展出。牆高而促，仰頭望

一個壁虎正突見！

「琴姐！」

琴子走到了由天井進到另一間房的門框之下，探轉

頭，——燈掉到那一邊去了，壁虎又入於陰黑。

此時紛白的牆算是最白，除外只有他們兩人的面孔。細竹的頭髮更特別現得黑而亂散，琴子拿燈直對她

「來，站在那里做什麼呢？」

她依然面着黑黑的一角不動。

「你來看！」

琴子舉燈，依着那方向望，——燈光與眼光一齊落定壁角畫的紅山茶。

「這是我不如你，你還留心了這一朶花。」琴子頓時也很歡喜，輕輕的說。

「我那裏是叫你看這花呢？」

倒是琴子引起她來看這花了。等她再記起壁虎，琴子又轉身走進了兩步，把她也留在燈光以外。

「我見了一條蛇，你不看！」搶上前去說。

「你又在見鬼。」

「真的，一條蛇匍在牆上，你不信你拿燈去照。」

「我拿燈去照——我要到園裏去照花你看。」

「不但是蛇，而且是虎，回頭你再看看。」

「你不用打謎兒，我猜得着。『階前虎心善』，真是老虎也嚇不了我。」

「嚇不了你，我寫一個虎字就嚇得你壞！大胆剛纔就不該轉來。」

說着進了園，兩人一時都不則一聲，——面前真是花！

「照花你看」，琴子不過是見了壁上的花隨便說來添趣，手上有一盞燈那裏還格外留心去記住呢？燈——就能見花，一點也不容你停留！白日這些花是看得何等的熟，而且剛纔不正擦衣而過嗎？及至此刻，則頗用得着驚心動魄四個字。

但這到底是平常不過的事，琴子一心又去拿枴杖，舉燈照。細竹道：

「桃花真算得樹，單有牠高些。」

她雖也朝園門那里走，而偏頭看。只有桃花最紅，確也最高，還沒有幾多的葉子，暗空裏真是欲燃模樣。其餘的綠葉當中開花，花還不易見。

琴子拿起了枴杖。

「你看，幾大的工夫就露濕了。」

「奶奶的枴杖見太陽多，怕只今天纔見露水。」

「你這話叫人傷心。」

說的時候兩人腦殼湊在一塊。花徑很窄，琴子遞燈細竹，叫她先走。

琴子果然也注意桃花，進屋還得關一個小門，並不怦然一關，沈思的望，不禁憶起兒時聽小林說，花在夜裏紅了，我們不曉得。

因為我沒有娘了

王蓀琴

你們不要怪我默默寡歡哪，我並不是在懷恨誰了！所以默默寡歡的原因，是因為我沒有娘了！

你們不要怪我總不念家呀，我並不是真把家忘了！所以總不念家的原因，是因為我沒有娘了！

你們不要怪我性情反常啊，我並不是不通人情了！所以性情反常的原因，是因為我沒有娘了！

十六，一，三十一。

閒話拾遺

閒話一「半春」訂誤

語絲一二二期二十葉上十三行「戀愛的物理學」誤作「博物學」，茲特訂正。

二 我偏好看空白

無抗

近來北京各報（外國報不在內），往往發現一片一片的空白，閱者遇之，多生不快之感。我却不是這樣，不惟不覺討厭，並且還很歡迎。因為看報與讀書差不多，光看有字的地方，是不易得到要領的：古人說的「讀書當讀空白處」，就是這個原故。所以會看報的，自其背面略加思索，自然會明瞭當日時局的真象；不會看的，逐字逐句，讀了半天，仍是一場糊塗。那麼，現在報上一片一片的空白，其尚有題目或中間刪去一段或數

段的，我們自可由其題目或上下文而得其真意之所在，即連題目完全刪去的，我們至少也可推知其消息係與那方有利或無利。這樣看來，是報上的空白，既可省去記者先生們處在權威之下言多不及之嫌，又可省却閱者的目力，不用說印刷工人也省了許多事。不是一舉數得的事麼？所以各報的空白越多，我就越明白也越歡迎。

三 勉我愛國同志

馬爾德

我自去年離開了北京，就不能按期的看到語絲，昨天北京友人寄來語絲一一四與一一五兩期，好久不見面的語絲，在千里外的東京，又相晤面了，那能叫我不喜。我讀語絲，最愛讀的是「閒話集成」一欄；論理讀「閒話集成」，可以使我發生不少的快感；但這一次却使我得到相反的結果。其所以致此之故，不是編輯的不好，也不是作者的立意無趣，是因為爾忘君的護旗運動萬歲文內所說到的國內護旗運動的主動者「國家主義者」最近所遭的不幸事件，使我傷心，使我不特為真正愛國者國家主義派傷心，而且還為我國前途悲。傷心悲觀的理由，爾忘君「護旗運動萬歲」大文內的前兩段，已經很明

白的寫出，恕我不再重複！不過事已至此，傷心何益？我僅以摯誠希我真正愛國的國家主義者，萬勿以此小小挫折而盟悔心！警帥雖倒，然其他各帥尚在，諸帥者皆國家柱石，前途正大有可為，尙望努力爲之！謹將東京護旗運動工作報告附後，以資參考，幸垂鑒焉。

去年（一九二六）國民黨總理孫文生日，其黨徒在東京神田中華青年會開會紀念。我們東京同人卽於事前開會商議應付辦法，議決於是日集合同志並外僱中華勞動者數十人，去參加會場，先指定一人質問雙十節國慶紀念日何以不掛五色國旗而用青天白日滿地紅，如不答覆或答覆不完滿，卽以武力搗亂其會場。是日同志及所僱之人，雖尙能用命，但以所佔地位不佳，卒致敗北，實爲可惜。敗歸後，卽招集同志，再開會議，組織擁護五色國旗大同盟，派人四出運動各省同鄉會加入，計加入者有山西，河南，新疆，陝西，等六七省同鄉會。旋又另組留日中華學生總會，加入同鄉會仍與大同盟等。派人與駐日公使接洽，結果甚好，公使稱：「我是北京政府派來的，我當然代表北京政府，你們既擁護五色國旗當然就是擁護派我來此的政府，我當然贊成你們此舉。關於學生會經費以後可以津貼若干元。」此後既有了使館的

津貼和公使的贊助，我們便又發了不少的關於擁護五色國旗的宣言，和討赤的文章，最近陝西省同鄉會內有些人要求退出我們的組織，我們已着陝西的同志，在青年會招集該省同鄉會，將提議的反動份子，享之以椅子。所以最近我們的工作——在東京——還很順利，不過此間赤黨——國民黨——的勢力也不小，時時叫我們擔心罷了。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於東京。

四 鄒魯之風

曉夢

前回我犯了「時代錯誤」的毛病，不過這種錯誤在我們這些束髮小生是很平常的事，乃今竟出乎意料之外，發生於維持禮教，中流砥柱的一師校長，前教育廳科長鑑紳李書卿老爺矣！咳，「天下萬物之神秘有過於時代者乎」！

「在早先山東教育經費，每年只有八十萬元，現在督辦爲提倡教育起見，把經費增加到二百萬。這是中國各省沒有的事情，將來山東的教育的發達，真是不可限量。大家好好用功，把鄒魯之風，振作起來，才不愧督辦的好意於萬一。」在聽到李老爺這番訓話式的講演之後的我，對於山東教育的前途，起了莫大的熱烈的希

望，熱烈得我眼中幾乎流出淚來。

「曾幾何時」在三月二號的世界日報上載着這樣的濟南通訊了。

「軍事繁興，此項基金半年以來，迄未能照發，致保管教育基金委員會，等於虛設。……各學校開學，依然不聞當道切實保證，……如再不撥放，勢必趨於破產之一途，聞已通函召集省內教育界同人，於三月五日前到濟南集議，向省當局作大規模請願。」

這不禁使我慨然了。大概也是李老爺，尤其是他的一家子LM（一師監學的綽號）所料不到的振作「鄒魯之風」的命運吧？豈天之將喪斯文也歟？不然，何至于討赤尚未成功，合作還須努力，致軍事旁午，影響及于李老爺闡明聖道之計畫哉，噫！

LM的功績，比着李老爺大得多。舉凡學生的書籍，都經了他的審定，不用說南開校長張伯齡博士禁看的書，他代為保存，就是語絲出了象牙之塔，以至於現代評論浮生六記等書，也要禁止。他贊襄着李老爺，定了學生不許看新書局出版的書。即此一端，有功聖道，已非淺鮮矣。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

五 讀順天時報 羅汝蘭

日本特為中國人辦下的順天時報在二月二十七日該報第七版影印的有王孝英女士的肖像，並有下列之引語：

「閩省南屏縣女知事王孝英，畢業北京女師大之翌年，即為福州女師範校長，又不逾年，進為鷺峯山中一邑之長，居然百里小諸侯，後再度北上，居然在女子參政論壇上，發揮慧舌，大名鼎鼎，于是乎蒸蒸日上，即為女界之明星矣。」

這個案語初看起來覺得不奇，其實滿含諷刺，尤其可惡的是兩個「居然」之後，還有一個「于是乎」。日本編輯的意思，以為選用春秋筆法，大可博得冬烘學究之贊許，但是事於我們女界前途的聲譽，怎能叫日本人於干涉中國政局和榨取脂膏而外，還要侮辱中國女子的人格？我個人認為有攻擊的必要，而且引起我聯帶惡感的就是日本在中國為中國人辦報看，還要顛倒事實，難道中國人都是昏愚透頂，讓他這樣玩弄的麼？

日本人！你們無日不叫著「共存共榮」的四個字，可是由你們的事實證明，處處發生矛盾，這種口號能騙誰？我們中國有「女邑令」，有「鼎鼎大名」的「女界明星」，與你們日本有甚麼關係？況且這原是中國婦女運動發達的曙光，難道因為本國的女子當奴隸，就不准別國女子當主人嗎？你們不只欺侮我們中國一個女子，你們已經欺侮我們中國全體人民許多次了，你們極力的還要把欺侮觀念灌輸到未成年的孩提心裏去，聽說日本小學教師講「梨」這一課時，也有引語：「這梨又小又瘦，至於大而肥的還是生在支那人的山東地方，你們長大，可以到那裏去儘量地吃。」你們全國上下還有多數想扶持中國的軍閥，做一場統一東亞的春夢。難道說這是共存共榮的目的嗎？

我咀咒這個「共存共榮」。我願意提倡中國與帝國主義的日本拚，我們不希望你死我活，就是「共亡共衰」也是願意，與其在這里受日本之經濟的和政治的壓迫還不夠，還要讓日本人到首都來刊發漢文報，天天來侮辱我們！真不如與他們拚上一拚。

一九二七，三月二日于女師大。

語絲

第一百二十二期

編者案，順天時報是日本對於中國的文化侵略的最惡劣手段之一，壓根兒不能任其存在的。他不但替其本國說話，（這其實倒還是情有可原的，）還要將他的帝國的大道理來訓導我們，看每天的社說就可知道，此外還收用復辟思想的中國人，叫他們隨時隨地利用新聞來顛倒是非，鼓吹于外人及軍閥有利的舊禮教，嘲罵各種的新運動，即如溥儀出宮時的往事就是鐵證。近來日本號召對支親善，辦文化事業囉，佐分利跑去囉，歡迎戴季陶囉，做得像煞有介事地很起勁，但是這都沒有什麼用：如我個人便絕對地不相信，絕對地不會改過排日的態度，如仍是天天領受順天時報的高教！我從前曾說過，假如日本真是對於中國有萬分之一的好意，他便應自動地把順天時報這些惡劣漢文報首先取消。但是這豈不是與虎謀皮麼？三月四日。

「以身試法」

豈明先生：

今天冒雨為朋友取當，經過這里新發現的刑場老西

門，遠遠的就看見圍成一團的人。心想，新正的把戲，定大有可觀，連落雨天都有如此的吸引力，可想其神通廣大了。於是，三步做了一步走，從人叢中探頭一望；却嚇得我一跳！因為是直挺挺的血淋淋的三個東倒西歪的屍身！——一個鎗斃，兩個斬首；該頭一併拿去遊街示衆。——心想那三個不知死活，膽敢在這個年頭兒「以身試法」，真是罪不容誅，不知王法！

在左右送過來的聲音，也似乎有同情之感。他們好像是說：你們這樣的下場，不值得，簡直不如一隻死的狗！

於是，我問：『是爲發散傳單麼？』

『對呀，發傳單是犯法的！』

後來想調查「以身試法」的究竟有多少，可是無從估計。因爲這兒預備「以身試法」的報館裏的工人，也統統的罷工。幸而在絕望時，又忽然發現極守法律的一家報館裏的工人，却印刷得有兩張報。所以得知除我自看見該三屍首之外，還有下例的諸罪屍：

『南市鐵廠工人史建勳史阿榮，及不知名二人，於

昨晚九時鎗決。（二月十九）靜安寺十九號電車賣票發傳單鎗決。曹家渡斬決二學生。浦東祥生鐵廠及英美烟工廠共二人鎗決。』

上列計一共鎗斬十二個：（二月二十止）此外受傷的二人，被捕的在外。其罪犯：皆係觸新新刑律，發散傳單，有感淆罷工之罪。

在如今年頭兒殺死幾個人，並不足大驚小怪，何況該十二犯，罪所當誅呢？這自然用不着一點可憐，而且更用不着可憤，尤用不着心存圖報復的觀念！須知發散傳單，淆惑罷工，罪名是何等的重大！罷了工，工人不是沒有飯吃麼？沒有飯吃，因此而走入匪的道路；不是來擾亂治安麼？那末，餓死十多萬的工人而又有擾亂治安的危險去殺死十二個人，豈非是極大的功德麼？豈非是維持治安的良法麼？所以當局這種舉動，誠然含有慈善的意味，而可以做效的一種維持治安的法則！無怪這里的人們，敢看而無言了。

可是該十二犯人，不知敵文明國度裏新發明有發散

傳單淆惑罷工當處以死刑的一條刑律，却又有點爲他們死得冤枉。你想，性命關天，誰個不愛。要是他們早早知道，或者當局者早日的公佈出來；俾衆週知，那末，恐怕也不會「以身試法」，將身子當作兒戲，去嘗刀鎗的滋味了！

最後一個朋友跑來說：說他也曾在大馬路發散過傳單，意甚洋洋。他的傳單是淆惑商人罷市。幸而該逃犯未被拿捉，逍遙法外。否則，便要有十三個。我告訴他說：有這樣的一條頂利害的新刑律，他該得幾乎要哭，不敢逗留此間，怕罹法網。我又說：『不怕的，男子大丈夫，敢作敢當！而且當局他曉得你叫甚麼名字？你如重要的犯人一樣曾下過命令四方通緝照你像的樣子捉拿麼？』但他的膽子同麻雀一樣，終於改了姓名。（恕我不敢宣佈。）我想，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那個朋友怕沒有生存的餘地了。真是危乎殆哉！

這篇東西本來寫好已經拿到郵局里去過的。不料剛走到郵局，才覺得郵局也是關門大吉。但三日來刀鎗下

所產出來的新鬼，却又不少了。俟我一併再報告一下：

(1)『西門不知名，有人給以傳單，彼正觀望，爲大刀隊所斬。昨晚工藝場門首被殺演講二學生，二人被捕，生死未知。』(二月二二日報載)

(2)『南貨業工人王同人於昨日上午鎗決。前日在商務書館職工俱樂部被捕之十二人中，有二穿學生服已被殺。』(二三日載)

(3)『中華新路斬決演講穿西服二學生。上大被捕學生五六十人，聞有三人被殺云。』(二四日載)

計這三日共殺罪人十一名：上有三人生死未知云云，想也是靠不住有活的希望。此外未經報登載的，也想大有其人在罷？共第一日的屠殺，得了二十三個頭顱。這種新刑律的嘗試，可謂大告成功。本來一種東西的成立，要見「鮮紅」的才吉利。而且國家的法律，更要遵守，還要厲行才能夠表現出法律的神聖尊嚴與光

芒四射的可怕的光華！可是據報說：上海所謂職業教育家前任教育總長黃任之先生等大人物以及甚麼團體也者，曾有呈文稟告上海防守司令李寶章，要求司令官對於被捕的學生工人格外施恩，要顧及甚麼人道主義。——並非主張直接了當，宣告無罪開釋。你看，像黃先生這種請求，真是白費！而眼中無王法存在，視刑律等於具文，真是豈有此理！假若這樣，犯法的不是更無忌憚？而亂子不是層見迭出，於地方上的治安，不是防不勝防麼？所以李司令終於未肯答應。我想也是李司令的眼光高超，爲社會爲人羣作福想。況且，黃先生所謂人道施恩等等的花頭名詞，更不爲識者一笑，他大約沒有分清「人道」與「刑律」孰重孰輕罷？

這條刑律不知是第幾十條，或幾百條。當那些罪犯正罪，刑場上所貼的罪狀，並沒有說明第若干條。——按罪狀有一定公式，如劫掠：依軍律第一條第五條，處以死罪。——我借新刑律書看，也沒載着這麼一條，不知是印刷時忘記排了，還是新刑律忽又作廢？又訂立甚麼更

新，新新的狠精密的刑律書來了？這是關於發散傳單方面的罪名。至於演講也有同樣的死罪，依照的是那一條？上面也無明文。先生住在立法的首都，距法律館很近，這種新的刑律書不知有完善的本子可買否？因爲有一本法律書在身邊，諸事都可依着法律的文字一字一字的注意，不敢在法律以外去妄作妄說。作「赤事」自然是不敢！

再者：死者中有因看傳單而被大刀隊所殺的一個云云，不知真因確否如此。如果是的，豈止發傳單演講者而有此罪哉？是以身不試法的人們，大可注意也。學生們更宜留心焉！

又，這信請你發表出來，俾衆週知，庶不敢再以身試法；亦可藉此作一種佈告維持地方上治安。首都想沒有這樣的違法事件出來罷？敬祝
先生在北京城裏過太平日子，納福。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四日，卽屠殺二三個之最後一天，時大雨傾盆，如似啜泣，侯石年上自上海。